弁服釋例

弁服釋例卷二

興化　任大椿

爵弁服下

爵弁以三十升布爲之赤色而微黑上古以布中古以絲廣八寸長尺六寸或曰高八寸長尺二寸

七月載元載黃疏緅今禮記作爵言如爵弁色也

司服凡弔事弁經服疏爵弁之形以木爲體廣八寸長尺六寸以三十升布染爲爵頭色赤多黑少

鍾氏五入爲緅注染纁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爲緅緅今禮俗文作爵言如爵頭色也又復再染以黑乃成緇矣鄭司農云以論語曰君子不以紺緅飾又曰緇衣羔裘

爾雅曰一染謂之縓再染謂之赬三染謂之纁詩云緇衣之宜兮元謂此同色耳染布帛者染人掌之凡元色者在緅緇之閒其六入者與

士冠禮爵弁服注爵弁者冕之次其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或謂之緅其布三十升疏云爵弁者冕之次者凡冕以木爲體長尺六寸廣八寸績麻三十升布上以元下以纁前後有旒其爵弁制大同惟無旒又爲爵色爲異又曰其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或謂之緅者七入爲緇若以纁入黑則爲紺以紺入黑則爲緅是三入赤再入黑故云赤而微黑也云如爵頭然者以目驗爵頭赤多黑少故以爵頭爲喩也以紺再入黑汁與爵同故取鍾氏緅色解之故鄭

注鍾氏云緅今禮俗文作爵言如爵頭色也鄭此言赤者對文爲赤若將緅比纁則又黑多矣故淮南子云以涅染紺則黑於涅況更一入黑爲緅乎故巾車云雀飾鄭云雀黑多赤少之色是也云其布三十升者取冠倍之義是以喪服衰三升冠六升朝服十五升故冕三十升也

記周弁殷冔夏收疏案漢禮器制度弁冕周禮弁冕相參攷之冕以木爲體廣八寸長尺六寸績麻三十升布爲之上以元下以纁前後有旒尊卑各有差等

喪服記朋友麻注弁經者如爵弁而素疏言爵弁者制如冕以木爲中幹廣八寸長尺六寸前低一寸二分以三十升布上元下纁爵弁之體廣長亦然亦以三十升布但染

作爵頭色赤多黑少之色置之於版上

王制制三公一命卷疏爵弁者如雀頭色

案後漢志注引蔡邕獨斷曰殷黑而微白前大而後小夏純黑而赤前小而後大皆以三十六升漆布爲之詩云常服黼冔書曰王與大夫盡弁上古皆以布中古以絲孔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則是布用三十六升與鄭注異攷八十縷曰升三十升則二千四百縷也古布濶二尺二寸當今尺三寸有奇若容三十升二千四百縷則今尺一分之地幾容十八縷已恐過密難成若後漢志注所引獨斷云以三十六升漆布爲之則一分之地幾容二十一縷有奇更爲細密難成矣今攷獨斷本

文但云三十升布不云三十六升則後漢書注中六字當爲衍文又攷班固食貨志布廣二尺二寸後魏書皆制人間所織絹布等皆幅廣二尺二寸長四十尺爲一端與鄭此注同淮南子天文訓黃鐘之律修九寸物以三生三九二十七故幅廣二尺七寸注古者幅比皆然也據此則幅又不止二尺二寸矣淮南子高誘皆漢人其說似亦有據古冕弁用布每幅容麻三十升或幅廣之度不盡如班志及鄭注所云乎

又案左氏桓二年傳袞冕黻珽疏引阮諶三禮圖漢禮器制度云冕制皆長尺六寸廣八寸天子以下皆同沈引董巴輿服志云廣七寸長尺二寸應劭漢官儀云廣

七寸長八寸沈又云廣八寸長尺六寸者天子之冕廣七寸長尺二寸者諸侯之冕廣七寸長八寸者大夫之冕司服疏謂爵弁之形以木爲體廣八寸長尺六寸士冠禮疏以冕制參攷弁制謂皆廣八寸長尺六寸三禮圖所載舊圖亦同則與漢禮器制度冕制合又後漢志及獨斷晉志均云爵弁高八寸長尺二寸初學記引董巴輿服志爵弁廣八寸長尺二寸則爵弁大小尺寸傳述又異豈廣八寸長尺六寸者爲天子爵弁廣八寸長尺二寸者爲諸侯以下爵弁亦如沈氏所云諸侯天子之冕大小各異乎但左氏桓二年傳疏引董巴輿服志謂冕廣七寸長尺二寸初學記引董巴輿服志爵弁廣

八寸長尺二寸則是爵弁反廣於冕一寸似與冕弁大小之制未合也

又案士冠禮爵弁皮弁緇布冠各一匴注爵弁者制如冕黑色與前爵弁服注赤而微黑似小有異攷染法三入以前全以丹秫染赤至四入染黑乃爲紺紺更染黑乃爲緅是赤已三入黑方再入赤深黑淺爲青廣雅云碧縹紺緅緅緅總蒼青也青亦爲黑記曰或素或青夏造殷因則以青爲黑也蓋緅爲淺黑故緅爲青黑亦爲青爵緅同色此色以赤爲體則曰赤而微黑以黑變赤則曰黑色鄭士冠禮前後二注互相成也又攷說文纔字下云帛雀頭色一曰微黑色如紺纔淺也蓋四入爲

紺五入爲緅緅雖黑深於紺倘與紺相近故說文云如紺而比之六入之元七入之緇則淺矣師古文帝紀注纔少也淺與少同玩纔字之義可以知爵色矣

又案獨斷曰冕弁上古以布中古以絲則鄭注士冠禮所云三十升布據上古也孔子曰今也純儉據中古也後漢志及晉志釋爵弁皆云綃其上則不以布矣皆法中古也

又案後漢志載爵弁之制云有收持笄所謂夏收殷冔者也攷玉海引三禮圖周弁殷冔夏收之制云三冠下皆有收注云如笠下收則收之一物在弁之下又以持笄則兩旁皆有之豈亦如皮弁之邸有周緣之象如魏

臺訪議所云乎又後漢志載幘制云崇其巾爲屋合後施收又云尚書幘收方三寸則收之廣長皆三寸其形方正𤣥隋志烏紗帽卽幘之遺制今所傳烏紗帽別以漆纚方二三寸施帽後其卽合後施收歟以幘之收求弁之收未知合否古制旣湮終不可以臆測也

天子玉笄朱組紘諸侯玉笄青組紘大夫士象笄皆緇組紘纁邊韋弁皮弁笄同

葛覃傳公侯夫人紘綖疏紘者纓之無緌從下而上者也祭義曰天子冕而朱紘諸侯冕而青紘此諸侯當以青爲組在冕下仰屬之故士冠禮注云有笄者屈組爲紘垂爲飾無笄者纓而結其絛是也

弁師玉笄朱紘注朱紘以朱組爲紘也紘一條屬兩端於武疏謂以一條組先屬一頭於左旁笄上以一頭繞於頤下至向上於右相笄上繞之是以鄭注士冠禮云有笄者屬組以爲紘垂爲飾無笄者纓而結其條彼有笄據皮弁爵弁此五冕皆有笄與彼同此言屬於武者據笄貫武故以武言之其實在笄

士冠禮皮弁笄爵弁笄緇組紘纁邊注笄今之簪有笄者屈組爲紘垂爲飾無笄者纓而結其條纁邊組側赤也疏案周禮弁師云掌五冕而云玉笄朱紘則天子以玉爲笄以朱爲紘又案祭義云天子冕而朱紘諸侯冕而青紘諸侯之笄亦當用玉矣又案弁師韋弁與皮弁同科皮弁有

笄則二者亦有笄矣又云其大夫紘案禮器云管仲鏤簋
朱紘鄭注云大夫士當緇組紘纁邊是也其笄亦當用象
耳
喪服傳吉笄者象笄也疏傳明吉時之笄以象骨爲之據
大夫士而言案弁師天子諸侯笄皆玉也
雜記管仲鏤簋而朱紘注冠有笄者爲紘紘在纓處兩端
上屬下不結
左氏桓二年傳衡紞紘綖注紘纓從下而上者疏紘纓皆
以組爲之所以結冠於人首也纓用兩組屬之於兩旁結
之於頷下垂其餘也紘用一組從下屈而上屬之於兩旁
垂其餘也紘纓同類以之相形故云紘纓從下而上者弁

師掌王之五冕皆玉笄朱紘祭義稱諸侯冕而青紘士冠禮稱緇布冠青組纓皮弁笄爵弁笄緇組纓鄭元云有笄者屈組爲紘垂爲飾無笄者纓而結其條以其有笄者用紘力少故從下而上屬之無笄者用纓力多故從上而下結之冕弁皆有笄故用紘緇布冠無笄故用纓也魯語稱公侯夫人織紘綖知紘亦織而爲之士冠禮言組纓組紘知天子諸侯之紘亦用組也

案禮器管仲鏤簋朱紘謂管仲冕用朱紘何於天子之冕故注云天子之冕朱紘管仲大夫也大夫之冕經文未著何紘彼注謂大夫士當緇組紘纁邊疏引士冠禮爵弁之紘爲證雜記疏亦謂大夫之冕緇組紘亦據士

冠禮爵弁之紘也卽知大夫之冕與爵弁之紘同至於
天子諸侯爵弁經文亦未著何紘士冠禮疏引祭義天
子冕而朱紘諸侯冕而青紘以證天子諸侯爵弁之紘
則知天子諸侯大夫冕弁之紘皆同也
又案弁師王之皮弁玉笄則爵弁笄亦以玉明矣諸侯
爵弁笄用玉雖無明文弁師諸侯冕用玉笄爵弁爲冕
之次其用玉笄當亦如冕故士冠禮疏云諸侯之笄當
用玉喪服吉笄尺二寸注亦云天子諸侯之后夫人用
玉爲笄夫人玉笄則諸侯亦玉笄審矣三禮圖梁正阮
氏圖云士以骨大夫以象士冠禮疏謂大夫士均用象
攷儀禮喪服記子折笄首傳曰吉笄者象笄也疏傳明

吉時之笄以象骨爲之據大夫士而言然則士之吉笄亦得以象也

又案弁師皆元冕朱裏延紐注紐小鼻在武上笄所貫也今時冠卷當簪者廣袤以冠縰其舊象歟此言冕制也弁亦有笄則與冕制同冠卷有紐以貫笄其設紐之處但言廣袤以冠其制已明必兼言縰者蓋注云袤之言乎前後閷也冠內之縰以髻爲閷設紐之處雖當武之中不當縰之中卽不當髻之中矣故袤必以冠縰之中爲中也廣以言乎上下也縰以韜髮其上下當與髻齊紐在武上必當縰上下之中乃當髻上下之中故廣亦以縰言之惠氏禮說據一本云今時冠卷當簪者廣

衮似冠緌其遺象歟謂以字當作似字幘之制蓋有耳上有屋下有帽帕亦如之垂帽覆帽蓋韜髮之遺象故曰廣衮似冠緌其遺象與漢之幘梁似古之冠緌今攷鄭此注本以釋五冕之紐上云紐小鼻在武上笄所貫也下因釋紐在武上當以冠緌之中爲中故舉漢時冠紐釋冕弁之紐也紐在卷上故舉卷當簪之處釋紐當簪之處也注云冠卷當簪者卽爲紐耳漢時冠卷或以鐵爲之或以漆紗爲之其狀如圈惠氏謂冠卷當簪之處如幘之有帽幘似冠纚則冠卷當簪之處亦似冠纚不如漢時幘下有帽冠卷之下無帽注何得云冠卷當簪之處同於幘之有帽且同於幘之似纚乎況鄭此注

專釋經文紐字耳與幘之似纚何涉如惠氏說則此注乃釋幘制非釋紐制也與上注紐小鼻在武上笄所貫也數句全不相接矣賈疏釋注亦作廣袤以冠縱云古之紐武笄貫之處若今漢時冠卷當簪所貫者於上下之廣及隨縱之袤以冠縱者貫笄之處當冠縱之中央據此則注內以字不誤惠氏所見周禮縱有誤本而賈疏所據則唐以前本也何必似字之是而以字之非乎

又案弁師疏紐者綴於冕兩旁垂之廣雅紐謂之鼻鄭注以冕之紐爲小鼻蓋形制如環其圍僅可容笄故云小鼻耳與幘及冠纚垂帽覆帽並可比象歟

天子諸侯瑱用玉諸侯卿大夫士瑱用石 韋弁皮弁爵 駁元端同此

淇奧充耳琇瑩會弁如星傳充耳謂之瑱琇瑩美石也天子玉瑱諸侯以石弁皮弁所以會髮

君子偕老玉之瑱也傳瑱塞耳也疏旣夕記云瑱塞耳充耳是也或曰充耳淇澳云充耳琇瑩是也

追師追衡笄注追猶治也詩云追琢其璋王后之衡笄皆以玉爲之惟祭服有衡垂於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紞縣瑱詩云玼兮玼兮其之翟也鬒髮如雲不屑髢也玉之瑱也是之謂也疏其紞之采色瑱之玉石之別者婦得服翟衣者紞用五采瑱用玉自餘鞠衣以下紞則三采瑱用石知義然者案著詩云充耳以素鄭彼注云謂從君子而出至於著君子揖之時也我視君子則以素爲充耳謂所以

縣瑱者或名爲紞纊之人君五色臣則三色而已此言素者目所先見而云下云尙之以瓊華注云美石彼下經又云充耳以靑充耳以黃據臣三色故云人君五色矣詩云玉之瑱據君夫人云用玉則臣之妻與夫同美石彼毛注以素爲象瑱鄭不從者若素是象瑱文何以更云瓊華瓊英之事乎故鄭以爲紞也

士喪禮瑱用白纊注瑱充耳纊新緜䟽案下記云瑱塞耳詩云充耳充卽塞也生時人君用玉臣用象又著詩云充耳以素充耳以黃之等注云所以縣瑱則生時以黃以素又以玉象等爲之示不聽讒今死者直用纊塞耳而已異於生也

柔充耳琇瑩毛傳以充耳爲瑱漢魏以下諸儒多以充耳爲瑱卽鄭士喪禮注亦以充耳爲瑱惟充耳以素乎而箋謂充耳所以縣瑱卽紞也非瑱也攷晏子春秋外篇纊紘珫耳玉篇充耳亦作珫耳說文珥瑱也列子周穆王釋文珥瑱也則充耳之字又從玉也珫珥二字皆從玉則充耳當卽瑱也旣夕禮記瑱塞耳注塞充窒然則塞耳卽充耳記明以瑱爲塞耳則瑱不得與充耳爲二物矣鄭於著詩釋充耳爲縣瑱之紞因充耳有黃素青之不同似不當爲玉故望文生義耳

又案隋志載禮圖無旒有纊攷著詩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尙之以瓊華乎而傳瓊華美石士之服也

箋充耳謂所以縣瑱者或名爲紞又云飾之以瓊華者
謂縣紞之末所謂瑱也小序以此詩爲陳親迎之禮傳
以首章言士親迎親迎服爵弁服而有充耳瓊華又士
喪禮瑱用白纊爲褻言之也以褻服爵弁皮弁祿衣皆
有瑱則知士生時爵弁以下服皆有瑱矣詩會弁如星
謂皮弁也上云充耳琇瑩則皮弁有瑱明矣檀弓練衣
黃裏縓緣葛要經繩屨無絇角瑱注瑱充耳也吉時以
玉人君有瑱疏吉時君大夫士皆有瑱此惟云人君有
瑱者以經云角瑱故鄭云吉時以玉據人君吉時又云
人君有瑱故知人臣凶時無瑱據此則大夫士凶時無
瑱吉時皆有瑱可知人君練冠尚有瑱則自元冠以上

皆有瑱可知說文紞冕冠塞耳者言冕兼言冠則冠亦有紞有紞卽有瑱矣又攷著詩箋謂瑱士用石天子用玉諸侯卿大夫玉石雜毛傳謂士瑱用象士喪禮注謂人臣用象與毛傳合與箋互異王肅以士瑱用象飾之以石則謂充耳以素爲素象尙之以瓊華爲飾以石其說與下二章不可通詳見孔疏又攷楚語靈王虐白公子張驟諫王病之曰子復語不穀雖不能用吾憖置之於耳對曰賴君之用也故言不然巴浦之犀犛兕象其可盡乎其又以規爲瑱也似諸侯之瑱又用角又著詩箋紞所以縣瑱人君五色臣則三色人君或兼諸侯言之乎

純衣

絲衣絲衣其紑傳絲衣祭服也疏士冠禮有爵弁服純衣

與此絲衣相當

士冠禮純衣注純衣絲衣也餘衣皆用布惟冕與爵弁服

用絲耳疏案鄭解純字或爲絲或爲色兩解不同者皆望

經爲注若色理明者以絲解之若絲理明者以色解之此

經元衣與纁裳相對上元下纁色理自明絲理不明則以

絲解之昏禮女次純衣注云絲衣以下文有女從者畢袗

元色理自明則亦絲理不明故亦以絲解之周禮媒氏云

純帛無過五兩注純實緇字也古緇以才爲聲納幣用緇

婦人陰也以經云純帛絲理自明故爲色解之祭統云蠶

於北郊以共純服絲理自明故鄭亦以色解也論語云麻冕禮也今也純儉以純對麻絲理自明故鄭亦以色解之是純有不同之事但古緇紂二字並色若據布爲色者則爲緇字若據帛爲色者則爲紂字但緇布之緇多作本字不誤紂帛之紂則多誤爲純云餘衣皆用布者此據朝服皮弁服元端服及深衣長衣之等皆以布爲之是以雜記云朝服十五升布元端亦朝服之類則皮弁亦是天子朝服深衣或名麻衣故知用布也云冕與爵弁服用絲耳者祭統云王后蠶於北郊以供純服爵弁服是冕服之次故知亦用絲也

檀弓紂衣疏紂衣絲衣也

雜記皆爵弁純衣疏純衣者謂絲衣則元衣纁裳也
案爵弁絲衣與冕服同士冠禮士喪禮雜記皆作爵弁
純衣史記黃收純衣注引鄭元曰純衣士之祭服亦謂
絲衣也又案緇衣爲絲布通名士冠禮純衣注純衣絲
衣也疏古緇紂二字並色若據布爲色者則爲緇字若
據帛爲色者則爲紂字但緇布之緇多作本字不誤紂
帛之紂則多誤爲純但致士昏禮主人爵弁纁裳注纁
裳者衣緇衣爵弁絲衣也鄭注亦云緇衣則絲衣又道
名緇衣矣說苑臣術篇晏子衣緇布之衣是布以緇名
者也戰國楚策令尹子文緇帛之衣是帛以緇名者也
又呂氏春秋淫辭篇昔吾所亡者紡緇也今子之衣禪

緇也以禪緇當紡緇子豈不得哉聘禮賄用束紡注紡絲爲之今之絹也然則紡緇密絲絹也禪緇禪絲絹也是帛亦名緇之證也

又案三禮圖載衣服令凡冕制羅爲之其服以紬爵弁用紬爲之其服以繒爲之攷說文紬大絲繒也急就篇絳緹絓紬絲絮綿師古注抽引麤繭緒紡而織之曰紬淮南子齊俗訓有詭文繁繡弱緆羅紈注羅縠師古江充傳注輕者爲紗縐者爲縠故方空縠又名方空紗冕有旒有旒則加重重故以細薄之羅表之爵弁無旒無旒則加輕輕故以麤緒之紬表之各眡其輕重爲之制也至於繒非一類故師古匈奴傳注繒帛之總名師古

急就篇注帛總言諸繒三禮圖云爵弁服以繒爲之不著何繒或各從所適也

天子諸侯素帶終裨大夫裨垂士練帶裨末是曰大帶申加革帶之上皮弁韠服元端同詩其弁伊騏疏謂韋弁服不用絲帶其以革帶歟

鳲鳩其帶伊絲箋其帶伊絲謂大帶也大帶用素絲有雜色飾焉疏玉藻說大帶之制云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諸侯素帶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下辟是大夫以上大帶用素故知其帶伊絲謂大帶用素絲故言絲也玉藻又云雜帶君朱綠大夫元華士緇辟是其有雜色飾焉

周禮典瑞王晉大圭鄭司農云晉讀爲搢紳之搢謂插於紳帶之間若帶劍也疏大帶大夫以上用素士用練即紳

也又有革帶所以珮玉之等

士冠禮爵弁服纁裳純衣緇帶韎韐注先裳後衣者欲令下近緇明衣與帶同色

士喪禮緇帶注黑繒之帶疏上雖陳三服同用一帶者以其士惟有此一帶而已案玉藻云士練帶緇辟是黑繒之帶據禪者而言也但生時著服不重各設帶此襲時三服俱著共一帶爲異也

設韐帶搢笏注韐帶韎韐緇帶不言韎緇者省文亦欲見韐自有帶韐帶用革

玉藻而素帶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下辟居士錦帶弟子縞帶並紐約用組注而素帶終辟謂諸侯也諸侯

不朱裏合素爲之如今衣帶爲之下天子也大夫亦如之
率繂也士以下皆禪不合而繂積如今作幧頭爲之也辟
讀如裨冕之裨裨謂以繒采飾其側人君充之大夫裨其紐
及末士裨其末而已居士道藝處士也此自而素帶亂脫
在是耳宜承朱裏終辟
大夫大帶四寸雜帶君朱綠大夫元華士緇辟二寸再繚
四寸凡帶有率無箴功注雜猶飾也卽上之裨也君裨帶
上以朱下以綠終之大夫裨垂外以元內以華華黃色也
士裨垂之下外內皆以緇是謂緇帶大夫以上以素皆廣
四寸士以練廣二寸再繚之凡帶有司之帶也亦繂之如
士帶矣無箴功則不裨之士雖繂帶裨亦用箴功凡帶不

裨下士也此又亂脫在是宜承紳韠結三齊疏崔氏熊氏並云飾帶外邊上畔以朱下畔以綠熊氏云近人爲內遠人爲外

肩革帶博二寸注肩與革帶廣均

天子素帶朱裏終辟注謂大帶也

三寸長齊於帶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子游曰參分帶下紳居二焉紳韠結三齊注三寸謂約帶紐組之廣也長齊於帶與紳齊也紳帶之垂者也言其屈而重也論語曰子張書諸紳有司府史之屬也三分帶下而三尺則帶高於中也結約餘也此又亂脫在是宜承約用組

左氏桓二年傳帶裳幅舄注帶革帶也疏下有韠是紳帶

知此帶爲革帶玉藻革帶博二寸鄭云凡佩繫於革帶白虎通云男子有鞶革者示有金革之事

鞶厲游纓注鞶紳帶也一名大帶厲大帶之垂者疏玉藻稱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諸侯素帶不朱裏大夫素帶辟垂帶皆博四寸士帶博二寸再繚四寸緇辟下垂賈服等說鞶厲皆與杜同

案玉藻天子諸侯卿大夫大帶獨有素帶而已則通冕弁服共此一帶故晉輿服志戴冕服素帶廣四寸朱裏以朱綠裨飾其側宋書南齊書隋書輿服志皆同其時未嘗無他弁服而惟戴冕服之帶以通用素帶故也士喪禮緇帶疏云上雖陳三服同用一帶者以其士惟此

練帶而已以此推天子諸侯卿大夫冕弁諸服惟有素帶則爵弁不得與他服異帶矣通典載隋制爵弁服從九品以上助祭則服之練帶紕其垂內外以緇紐約用青組從九品以上古之士也士爵弁緇帶蓋本士冠禮及士喪禮爾

又案魯語卿之內子爲大帶韋昭注大帶緇帶也攷玉藻大夫素帶裨垂又曰雜帶大夫元華士緇辟然則緇帶士帶也故士冠禮士喪禮陳士帶皆曰緇帶卿之內子所爲之帶當素帶辟以元華昭云緇帶誤也

又案通典隋採東齊之法乘輿冕服革帶玉鉤艓大帶素帶朱裏紕其外上以朱下以綠皇太子冕服革帶金

鞠鞢大帶素帶不朱裏亦紕以朱綠王公以下冕服革帶鞠鞢大帶王三公及公侯伯子男素帶不朱裏皆紕其外上以朱下以綠正三品以下從五品以上素帶紕其垂外以元內以黃約皆用青組爵弁服從九品以上助祭則服之其制服元衣纁裳無章革帶大帶練帶紕其垂內外以緇紐約用青組據此爵弁大帶用緇緣六品以下九品以上古之士惟有緇帶故也若天子諸侯卿大夫服爵弁服則亦素帶矣儀禮士冠禮爵弁皮弁元端同用緇帶則知大夫以上冕弁服皆同用素帶矣又以隋志推之爵弁與冕服同有革帶則知士冠禮之爵弁皮弁元端但云緇帶不云革帶文不備也故士喪

記設韐帶注韐帶韎韐緇帶不言韎韐省文亦欲見韐
自有帶韐帶用革韎韐據爵弁也可知爵弁兼具緇帶
革帶矣三禮圖載衣服令爵弁革帶鉤艓大帶練紕其
垂內外以緇約紐用青組是二帶兼備之證以爵弁推
他弁服蓋亦二帶俱備故士冠禮緇帶爵韠疏不言革
帶者大帶所以束衣革帶所以繫韠及佩舉韠則有革
帶可知是元冠亦有革帶矣舉爵弁元端則皮弁可知
故衣服令王皮弁革帶鞶囊小綬雙佩最合古制論衡
謝短篇服革於腰佩刀於右舞劍於左云服革於腰卽
革帶也佩刀舞劍皆於革帶之左右則賈疏所云革帶
繫佩之證又攷大帶在革帶之上左傳鞶厲游纓疏以

帶束腰垂其餘以爲飾謂之紳上帶爲革帶謂革帶在大帶之上也不知鄭注喪服要經象大帶又有絞帶象革帶左傳疏以革帶爲上帶然則絞帶豈亦在要經之上乎內則端韠紳疏冠畢然後服元端著韠又加大帶也攷韠繫於革帶故服元端之後必先著革帶而後能著韠既著韠然後加大帶則大帶在革帶之上矣漢書敘傳今吾子幸遊帝王之世躬帶冕之服師古曰帶大帶也夫大帶至與冕竝稱則大帶重革帶輕矣大帶在革帶之上亦輕重之序也雜記申加大帶於上注申重也革帶以佩韍必言重加大帶者明雖有變必備此二帶也據此則雜記明云申加大帶於革帶之上彼文孔

疏亦云謂於革帶之上重加大帶象生時大帶最後施
記經注韓非子外儲說書曰紳之束之宋人有治者因
重帶自紳束也云重自紳束亦對革帶爲重大帶既重
於革帶則在革帶之上可知與雜記中加之義正同孔
於雜記疏則云大帶在革帶之上於左傳疏則又以革
帶爲上帶亦復自相矛盾蓋必知大帶在革帶之上而
後知喪服要絰在絞帶之上知要絰在絞帶之上而後
知鄭喪服注要絰象大帶絞帶象革帶之說爲確鑿也
又攷大帶有組約革帶有鉤故左氏僖二十四年傳齊
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注乾時之役管仲射桓公中
帶鉤戰國趙策黃金師比楚詞大招小腰秀頸若鮮卑

只注鮮卑袞帶頭也匈奴傳曰黃金飭具帶一黃金犀毗一師古注犀毗亦言鮮卑亦謂師比卽鉤帶隋志作鉤䚢後漢書楊賜傳詔賜御府衣一襲自所服冠幘綬玉壺革帶金錯鉤佩亦謂革帶之鉤以金錯爲之也三國吳志諸葛恪傳諸葛恪蘆葦單衣篾鉤落鉤落者校飾革帶世謂之鉤絡帶凡冕弁冠皆具此二帶以下韋弁皮弁朝服諸篇不復詳載載於此

又案士喪禮設韐帶搢笏注以爲韐自有帶韐帶用革攷荀子禮論篇說褻衣襲三稱縉紳而無鉤帶矣注紳大帶也又云士喪禮曰設韐帶攷大帶有組約不用鉤鉤帶則革帶也唐衣服令爵弁革帶鉤䚢是也荀子謂

士襲三稱無鉤帶是無革帶矣似與士喪禮設韐帶異
楊倞注謂襲衣不復解脫故不設鉤然則士襲非不設
革帶也乃不設鉤耳所云無鉤帶謂無著鉤之帶也倞
此等注眞通於禮經者也

天子佩白玉元組綬公侯佩山元玉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
純組綬世子佩瑜玉綦組綬士佩瓀玫緼組綬一命再命幽
衡三命葱衡 韋弁皮弁爵弁服元端皆同 後漢志載五伯兵戰循有綬紱然則戎服亦有佩矣攷詩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瑲葱珩傳三命葱珩箋命服者命爲將受王命之服也天子之服韋弁服朱衣裳也疏謂方叔受此韋弁命服而經云葱珩則韋弁服亦有玉佩矣

雞鳴雜佩以贈之傳雜佩者珩璜琚瑀衝牙之類疏玉藻
說佩有黝珩列女傳稱阿谷之女佩璜而澣下云玉佩瓊

琚邱中有麻云貽我佩玖則琚玖與瑀皆是石次玉玖是
佩則瑀亦佩也故云雜佩珩璜琚瑀衝牙之類玉藻又云
天子佩白玉公侯佩山元玉大夫佩水蒼玉世子佩瑜玉
士佩瓀玫玉則佩玉之名未盡於此故言之類以包之天
官玉府云共王之服玉佩玉珠玉注引詩傳曰佩玉上有
葱珩下有雙璜衝牙蠙珠以納其閒下傳亦云佩有琚瑀
所以納閒謂納衆玉於珩上下之閒
子衿青青子佩毛傳佩佩玉也士佩瓀珉而青組綬疏案
玉藻士佩瓀玫而縕組綬此云青組綬者蓋毛讀禮記作
青字其本與鄭異也
玉府共王之服玉佩玉珠玉注天子佩白玉而元組綬詩

傳曰佩玉上有葱衡下有雙璜衝牙蠙珠以納其閒疏引詩傳曰謂是韓詩佩玉有葱衡者衡橫也謂葱玉爲橫梁下有雙璜衝牙者謂以組懸於衡之兩頭兩組之末皆有半璧曰璜故曰雙璜又以一組懸於衡之中央於末著衝牙使前後觸璜故言衝牙案毛詩傳衡璜之外別有瑀琚其瑀琚所置當於懸衡牙組之中央又以二組穿於瑀琚之內角斜繫於衡之兩頭於組末繫於璜云蠙珠以納其閒者組繩有五皆穿珠於其閒故云以納其閒集傳左右佩玉上橫曰珩下繫三組貫以蠙珠中組之半貫一大珠曰瑀末懸一玉兩端皆銳曰衝牙兩旁組半各懸一玉長博而方曰琚其末各懸一玉如半璧而內向曰璜又以兩組貫珠上繫珩兩端下交貫於瑀而下繫於兩璜行則衝牙觸璜而有聲也

玉藻一命緼韍幽衡再命赤韍幽衡三命赤韍葱衡注衡
佩玉之衡幽讀爲黝黑謂之黝青謂之葱周禮公侯伯之
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
命其士不命

天子佩白玉而元組綬公侯佩山元玉而朱組綬大夫佩
水蒼玉而純組綬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士佩瓀玟而緼
組綬注玉有山元水蒼者視之文色所似也綬者所以貫
佩玉相承受者也純當爲緇字或作絲旁才綦文雜色也
緼赤黃

案玉藻一命緼韍幽衡注此元冕弁服之韠爵弁緼韍
兼言幽衡則爵弁之佩見於經者也又云朝則結佩則

朝服之佩見於經者也又云齊則綪結佩齋服元端則

元之佩見於經者也又云凡帶必有佩玉注凡謂天子

以至士然則士服自元端以上無不佩玉惟庶人深衣

不佩玉故注釋經文凡字止及士

又案詩雜佩以贈之疏傳云雜佩珩璜瑀琚衝牙之類

玉藻又云天子佩白玉諸侯佩山元大夫佩水蒼世子

佩瑜玉士佩瓀玟玉則佩玉之名未盡於此故言之類

以包之孔此疏以衡璜瑀琚衝牙之外又有白玉山元

水蒼瑜瓀玟諸名不知珩璜瑀琚衝牙言玉之狀衝言

其橫璜言半璧瑀言其方琚言長方衝牙形似牙也白

玉山元水蒼瑜玟瓀言玉之質天子珩璜瑀琚衝牙以

白玉爲之公侯之珩璜瑀琚衝牙以山元玉爲之大夫世子士則以水蒼瑜玟瓀爲之非於珩璜瑀琚衝牙之外又有白玉山元以下諸種也大戴保傅及鄭箋與玉藻經文互相備非玉名有異同也

又案玉藻佩玉有衝牙孔疏凡佩玉必上繫於衡下垂二道穿以蠙珠下端前後以縣於璜中央下端縣以衝牙動則衝牙前後觸璜而爲聲所觸之玉其形似牙故曰衝牙攷大戴禮保傅篇上有雙衡下有雙璜衝牙玭珠以納其閒琚瑀以雜之蓋佩上有衡衡之中一組中貫一玉曰瑀下貫一玉曰衝牙旁二組各中貫一玉曰琚下貫一玉曰璜其閒皆以組貫玭珠如玉藻疏但云

上繫於衡下垂二道穿以蠙珠下端前後以縣於璜中央下端垂以衡牙則是佩玉上有衡下止有璜與衡牙不復有瑀琚閒其中矣攷保傳篇先言蔥衡及雙璜衡牙特舉上下兩端也上下玉名旣著於是始言上下之閒貫以玭珠而玭珠之中又閒以瑀琚之玉其云瑀琚以雜之猶云瑀琚以閒之也鄭風佩玉瓊琚毛傳佩有琚瑀所以納閒閒猶中也謂琚瑀納在衡璜衡牙之中也蓋自衡至瑀琚玭珠在衡及瑀琚之閒自瑀琚至璜衡牙玭珠又在瑀琚及璜衡牙之閒是玭珠不僅在衡璜之閒也大戴禮注亦謂玭珠納衡璜之閒不及瑀琚蓋彼注以瑀琚爲玭珠別名非玉也則佩上下惟有斯

璜二玉欲明玭珠納玉閒惟得云納於衡璜之閒耳今
攷雜佩以贈之傳雜佩珩璜琚瑀衝牙之類珩璜衝牙
與瑀琚並舉珩璜衝牙既爲玉則瑀琚亦爲玉明矣故
說文玉篇皆云瑀石之似玉者說文云琚瓊琚玉篇亦
云琚玉也續漢志孝明皇帝乃爲大佩衝牙雙瑀璜皆
以白玉然則漢志明以白玉爲瑀琚則瑀琚不得爲玭
珠矣又保傅篇注衡在中牙在旁攷玉藻佩玉有衡牙
注居中央以前後觸也鄭明以衡牙在中央與保傅注
異朱子以大戴禮注爲鄭注恐鄭必不自相刺謬也又
或疑衡下組綬三條所以繫玉珠孔細非組綬可貫今
攷後漢輿服志佩印上合絲乘輿以縢貫白珠赤罽蕤

據此則珠貫以縢玉篇縢繩也急就篇注以組爲條類廁䋥條編絲繩則組亦繩也珠以貫縢亦可貫組矣晉志載漢明帝制天子之冕前後旒用眞白玉珠魏明帝改以珊瑚珠過江飾以翡翠珊瑚雜珠侍中顧和奏改用白璇珠此則魏晉以來組可貫珠之證也蓋貫珠者特用組之小者耳前漢禮樂志曳阿錫佩珠玉兼云佩珠則組貫玭珠也安得云專繫玉耶

又案大戴禮注以瑀琚皆爲珠續漢志引纂要瑀琚所以納閒今白珠也與大戴禮注同詩集傳以瑀爲珠玫初學記引三禮圖曰凡玉佩上有雙衡衡長五寸博一寸下有雙璜璜徑三寸衡牙蠙珠以納其閒上下爲衡

下字當爲平字之誤半饒爲璜璜中橫以衡牙以蒼珠爲瑀詩集傳獨以瑀爲珠蓋本諸此然瑀琚之爲玉當以說文續漢志及玉篇爲正又韓詩但有衡璜衡牙之名不見瑀琚初學記所引三禮圖但有衡璜瑀衡牙之名不見琚而初學記引魏畧云有雙璜雙珩琚瑀衡牙琨珠爲佩者與毛傳所云珩璜琚瑀衡牙合月令章句亦曰佩上有雙衡下有雙璜瑀琚以雜之衡牙蠙珠以納其閒見玉海蓋皆本於保傅篇故當以保傅篇爲正又月令章句大戴禮三禮舊圖魏畧文選思元賦雜佼藝以爲珩注引大戴禮皆作雙衡惟韓詩作蔥衡攷衡之爲義惟一梁上橫周禮追師之衡輈人之衡與佩上之衡名義相

似蓋以一衡爲上端下屬三組中組以貫瑀衡牙旁組以貫兩琚及雙璜也若有兩衡何以貫三組乎況三禮舊圖明云衡長五寸若雙衡則一尺矣佩繫身旁而容一尺之衡其不適於體甚明故雙之作葱當以韓詩爲正又玭珠魏畧作琨珠琨字或爲玭字之譌說文琨石之美者若以琨爲珠則卽獨斷所云靑玉珠黑玉珠矣與玭珠異質

又案玉藻注玉有山元水蒼者視之文色所似攷山海經峚山生元玉注言玉膏中又出黑玉也淮南子道應訓於是散宜生乃以千金求天下之珍怪得騶虞雞斯之乘元玉百工漢書楊雄傳甘泉賦元瓚觩髎服虔注以元玉飾故曰元瓚則元玉亦玉之可珍者故公侯用

之晉書羅憲傳泰始初入朝詔給鼓吹又賜山元玉佩
劒王祥傳賜山元玉佩蓋襲古公侯之佩也又攷急就
篇璧碧珠璣玫瑰甕師古注碧縹玉也王伯厚補注引
說文碧石之青美者子虛賦注碧謂玉之青白色者山
海經耿山多水碧廣志曰碧有縹碧有綠碧今攷郭璞
注水碧曰亦水玉類南山經堂庭之山多水玉郭璞注
曰水玉今水精也相如上林賦曰水玉磊砢郭璞注水
玉水精郭璞江賦水碧潛琘注以水碧及潛琘皆水玉
類又選詩金膏滅明光水碧輟流溫注水碧水玉杜陽
編水玉腰帶可以解暑水蒼之與水碧不特蒼碧色同
其明澈似水當亦同王會篇玉元綠碧其十二注此下

三碧皆玉西山經高山其下多青碧注碧亦玉類也今越嶲會稽縣東山出碧青碧蓋即廣志所云緑碧廣雅釋玉有云碧瑠公孫龍子通變論木賊金者碧蓋碧爲青白色水亦青白色水蒼玉似水之蒼色與碧相當尤與水碧相類其碧之最良者歟公羊注諸侯用含玉大夫用碧大夫佩玉用水蒼與含玉用碧義相準也又玫說文玫火齊玫瑰也一曰石之美者珉石之美者玉篇珉石似玉亦作碈或作玟又與瑉同引禮記云君子貴玉而賤瑉子虛賦其石則赤玉玫瑰琳瑉昆吾張揖曰瑉者石之次玉者則玫珉瑉碈一也類篇以瑉爲一字玟玫同爲一字訓皆爲石次玉士不得佩玉佩石次玉

者亦猶卿大夫以下瑱用石也又玉篇瑌美石白者如冰半有赤色子虛賦碝石碔砆張揖注碝石碔砆皆石之次玉者碝石白者如冰半有赤色碔砆赤地白采類篇瓀瑌爲一字訓云珉也瓀與珉同物卽與玟同物以珉玟實一字也類篇玟本音貧切與珉同音說文玟本以文爲聲也而玉篇於玟字下一訓火齊珠一訓石之美者同作莫杯切所云石之美者卽玟瓀之玟也然則玟瓀之玟又與玫瑰之玫音同轉也玟瓀同物瓀半有赤色則玟可知天子佩白玉公侯佩玄玉卿大夫佩蒼玉士佩瓀玟則淺赤石也此不特玉石異質並異色矣故玉篇瓀字之訓與玉藻此節經義應相發明也

纁裳

七月我朱孔陽爲公子裳傳朱深纁也陽明也祭服元衣纁裳疏士冠禮云爵弁服纁裳注云凡染纁一入謂之縓再入謂之赬三入謂之纁朱則四入與以上染朱入數書傳無文故約之以爲四入也三則爲纁四入乃成朱色深於纁故云朱深纁也

士冠禮爵弁服纁裳注纁裳淺絳裳凡染絳一入謂之縓再入謂之赬三入謂之纁朱則四入與疏云纁裳淺絳裳者絳則一染至三染同云淺絳詩云我朱孔陽毛傳云朱深纁也故從一染至三染皆謂之淺絳也云朱則四入與者爾雅及鍾氏皆無四入之文經有朱色故鄭約之若以

纁入黑則爲紺若以纁入赤則爲朱無正文故云與以疑之也

士昏禮主人爵弁纁裳緇袘注袘謂緣袘之言施以緇緣裳象陽氣下施

士喪禮爵弁服純衣注純衣者纁裳疏纁裳者士冠禮文

禮器士元衣纁裳疏士爵弁元衣纁裳

雜記爵弁一疏元衣纁裳也

案爾雅三入爲纁注纁絳也廣雅纁謂之絳釋名紅絳也白色之似絳者也又曰絳工也染之難得色以得色爲工也然則紅爲白色之似絳者猶非絳也至於絳則染紅而得色者矣故釋名絳工也以得色爲工郭注以

纁爲絳則纁爲深紅色矣通典載東晉制納徵用元纁帛三匹則纁與絳又異攷鄭士冠禮注纁淺絳也凡染絳一入謂之縓再入謂之赬三入謂之纁朱則四入與據此注凡染絳三字直貫至四入爲朱則朱亦絳也淺絳爲纁則深絳當爲朱矣九歎張絳幃以襜襜兮風邑邑而蔽之王逸注言君張朱幃則以朱訓絳也蓋自大同言之纁亦爲絳以細別言之則絳又深於纁矣

又案書顧命太保太宗皆麻冕彤裳孔傳彤纁也禮祭服纁裳纁是赤色之淺者攷說文彤丹也廣雅彤赤也鄭注三入曰纁四入曰朱則朱深於纁斯干朱芾斯皇疏乾鑿度以爲天子之朝朱紱諸侯之朝赤紱朱深於

赤然則朱深於赤猶朱深於纁纁赤相當廣雅訓彤爲
赤顧命傳訓彤爲纁一也故纁裳通作彤裳又攷九歎
建黃纁之總旄王逸注黃纁赤黃也天氣元黃故曰黃
纁也然則纁近於黃朱芾斯皇箋以朱芾爲純朱赤芾
爲黃朱則赤亦通於黃故纁赤相當也攷爾雅再染謂
之䞓郭注云染赤詩汝墳疏引璞注云淺赤攷三染之
纁始與赤相當則再染之䞓猶爲淺赤也染赤當爲淺
赤之誤

又案爾雅再染謂之䞓三染謂之纁自其細別言之也
如以大畧言之則纁又通名䞓喪大記大夫以元䞓注
䞓赤也元衣赤裳所謂卿大夫自元冕而下之服也則

元頳卽元衣纁裳也閒居賦注水抴頳鯉注引詩傳曰頳赤也

又案通典載後周制士則祀弁爵弁元冠皆元衣其裳上士以元中士以黃下士雜裳似祀弁爵弁元冠皆通服元衣元裳黃裳雜裳者與古爵弁纁裳不合殺隋志云士祀弁爵弁元冠注云元冠皆元衣其裳上士以元中士以黃下士則雜裳則是專據元冠之衣裳耳不承祀弁爵弁爲文也通典刪去隋志注中元冠二字而於祀弁爵弁元冠之下統接云皆元衣其裳上士以元中士以黃下士以雜裳遂使爵弁亦通用元端之服矣甚矣刪節之宜愼也

侯人彼其之子三百赤芾傳芾韠也一命緼芾黝珩再命赤芾黝珩三命赤芾葱珩大夫以上赤芾乘軒疏桓二年左傳云衮冕黻珽則黻是配冕之服易困卦九五困於赤芾利用享祀則芾服祭祀所用也士冠禮陳服皮弁素韠元端爵韠則韠之所用不施於祭服矣玉藻說韠之制云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書傳更不見芾之別制明芾之形制亦同於韠但尊祭服異其名耳言芾韠者以其形制大同故舉類以曉人其體別言之則祭服謂之芾他服謂之韠二者不同也一命緼芾黝珩再命赤芾黝珩三命赤芾葱珩皆玉藻文彼注云元冕爵弁服之韠尊祭服異其名耳韍之言蔽也緼赤黃之

閒色

瞻彼洛矣韎韐有奭以作六師傳韎韐者茅蒐染草也一曰韎韐所以代韠也箋韎韐者茅蒐染也茅蒐韎韐聲也韎韐祭服之韠合韋爲之其服爵弁服紂衣纁裳也疏一曰韎韐所以代韠者案爾雅云一染謂之縓再染謂之赬三染謂之纁此曰韎韐卽一入曰韎韐是縓也定本云一入曰韎韐是以他服謂之韠祭服則謂之韎韐以此韎韐代他服之韠大夫以上祭服謂之韍士無韍名謂之韎韐士言韎韐亦猶大夫以上之言韍也若然玉藻云一命縕韍幽珩注云侯伯之士一命則士亦名韍矣言韎韐者彼注亦云子男大夫一命則一命縕韍以子男大夫爲文故

言韍耳其實士正名韎韐士冠禮爵弁服韎韐不言芾者是也又云言古人之道茅蒐其聲如韎韐故名此衣爲韎韐也士冠禮注云韎韐者緼韍而幽衡合韋爲之士染以茅蒐因以名焉今齊人名蒨爲韎韐又駁異義云韎草名齊魯之閒言韎韐聲如茅蒐字當作韎陳留人謂之蒨是古人謂蒨爲茅蒐讀茅蒐其聲爲韎韐故云茅蒐韎韐聲也又解代韠之意士朝服謂之韠祭服謂之韎韐駁異義云有韎韐無韠有韠無韎韐是韎韐必代韠也其禮合韋爲之此韎韐是蔽膝之衣耳

采菽赤芾在股箋冕服謂之芾其他服謂之韠疏以士之有爵弁猶大夫以上有冕也士有韎韐猶大夫以上有芾

也士冠禮陳服於房中爵弁韎韐皮弁素韠元端爵韠雜
記云士弁而祭於公即爵弁也士服爵弁以韎韐配之則
服冕者以芾配之故知冕服謂之芾士服皮弁元端皆服
韠是他服謂之韠
士冠禮韎韐注韎韐縕韍也士縕韍而幽衡合韋爲之士
染以茅蒐因以名焉今齊人名蒨爲韎韐韍之制似韠疏
云韎韐縕韍也者此經云韎韐玉藻云縕韍二者一物故
鄭合爲一物解之也云士縕韍而幽衡者玉藻文言幽衡
者同繫於革帶故連引之也云合韋爲之者鄭即因解明
縕韍之事言韐者韋旁著合謂合韋爲之故名韐也云士
染以茅蒐因以名焉者案爾雅云茹藘茅蒐孫氏注一名

蒨可以染絳若然則一草有此三名矣但周公時名蒨草爲韎草以此韎染韋合之爲韐因名韍爲韎韐也云韍之制似韠者案上注已釋韠制其韍之制亦如之但有飾無飾爲異耳祭服謂之韍其他服謂之韠易困卦九二困於酒食朱韍方來利用享祀是祭服之韍也又案明堂位云有虞氏服韍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鄭云後王彌飾天子備焉諸侯火而下卿大夫山士韎韋而已是韍有與韠異以制同飾異故鄭云韍之制似韠也

士喪禮韎韐注一命緼韍疏士冠禮元端爵韠皮弁素韠爵弁服韎韐今亦三服其設韎韐者以其重服亦如帶矣

王制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疏諸侯父死未賜爵亦視元

士以詩韎韐有奭以作六師是諸侯世子未爵命服士之
韎韐之服是也
玉藻一命緼韍幽衡再命赤韍幽衡三命赤韍葱衡注此
元冕爵弁服之韠尊祭服異其名耳韍之言亦蔽也緼赤
黃之閒色所謂韎也疏以上經云君朱大夫素士爵韋是
元端服之韠故云此元冕爵弁服之韠言異於上也此據
有孤之國以卿大夫雖三命再命皆著元冕若無孤之國
則三命再命之卿大夫皆絺冕不得惟元冕也爵弁則士
所服云尊祭服異其名耳者他服稱韠祭服稱韍是異其
名韍韠皆言爲蔽取蔽鄣之義也知祭服稱韍者案易困
卦九二朱紱方來利用享祀是祭服稱韍也案詩毛傳天

子純朱諸侯黃朱黃朱色淺則亦名赤韍也則大夫赤韍色又淺耳有虞氏以前直以皮爲之後王漸加飾焉故明堂位云有虞氏服韍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彼注云天子備焉諸侯火而下卿大夫山士韎韐而已云縕赤黃之閒色所謂韎也者案此云一命縕韍一命謂公侯伯之士士冠禮爵弁韎韐此縕韍則當彼韎韐故云所謂韎也毛詩云韎韐茅蒐染齊人謂茅蒐爲韎韐聲也茅蒐則蒨草也以蒨染之其色淺赤則縕爲赤黃之閒色若子男大夫但名縕韍不得爲韎韐也以其非士故耳

明堂位有虞氏服韍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注韍冕服之韠也舜始作之以尊祭服又曰諸侯火而下卿大夫山士

韎韋而已疏案士冠禮士韎韐是士無飾推此即尊者飾多此有四等天子至士亦爲四等故知卿大夫加山諸侯加火天子加龍

案詩茹藘在阪傳茹藘茅蒐也疏茹藘茅蒐釋草文李巡曰茅蒐一名茜可以染絳陸璣疏云一名地血齊人謂之茜徐州人謂之牛蔓廣雅地血茹藘蒨也本草圖經茜根一作蒨生喬山之谷今近處皆有之染緋草也攷鍾氏染羽以朱湛丹秫三月而熾之鄭司農云丹秫赤粟下云三入爲纁注引爾雅曰一染謂之縓再染謂之竀三染謂之纁疏此三者皆以丹秫染之詩韎韐有奭毛傳一入曰韎韐與爾雅一入曰縓正相當廣雅縓

謂之紅以丹秫染之與以韎草染雖不同物而一入之色則皆紅也釋名紅絳也白色似絳也招魂紅壁沙版王逸注紅赤白色也急就篇烝栗絹紺縉紅繎注紅藍然則染紅者曰丹秫曰韎草曰紅藍不一類而染爵弁之韎則獨用韎草因曰韎韐說文綪赤繒也以蒨染故謂之綪猶以韎染故謂之韎也貨殖傳巵茜千石亦比千乘之家謂凡染絳有丹秫紅藍數類而用茜爲多故蒔茜之利最厚比於千乘家也吳都賦綸組紫絳劉淵林注絳絳草也出臨賀郡可以染玫廣雅纁謂之絳絳則色之三入者與毛傳一染之韎韐不同然則韎草絳草所用亦各有深淺之宜

又案隋志爵弁服爵韠攷爵韠爲士元端之韠韎韐其色當一入之緅爵赤而微黑卽五入之緅爵弁之韠不以韎而以爵是韠與裳不同色矣與禮典迕

又案說文士無市有韐制如榼缺四角爵弁服其色韎賤不得與裳同色司農曰裳纁色攷爵弁祭服尊於皮弁朝服元端故韠曰韎韐屨飾以纘次以其次於冕也皮弁朝服元端其韠且與裳同色何爵弁反云賤不得與裳同色乎攷韎淺赤纁亦淺赤故韎韐與纁裳色畧同說文賤不二字與淺赤二字形相近賤不當爲淺赤之譌蓋謂韎韐其色韎句淺赤句得與裳同色耳

天子諸侯爵弁之舄無明文大夫士纁屨黑絇繶純

狠跋赤舄几几傳赤舄人君之盛屨也几几絇貌疏屨順
裳色爵弁之屨以黑爲飾爵弁尊其屨飾以繢次云几几
絇貌謂舄頭飾之貌以爵弁祭服之尊飾之以繢次屨色
纁而絇用黑則冕服之舄必如繢次爲色赤則絇亦黑也
屨人掌王及后之服屨爲赤舄黑舄赤繶黃繶青句注屨
自明矣必連言服者著服各有屨也複下曰舄禪下曰屨
又曰士爵弁纁屨黑絇繶純尊祭服之屨飾從繢也疏黑
與纁南北相對尊祭故對方爲繢次也
辨外內命夫命婦之命屨注命夫之命屨纁屨疏命夫之
命屨者以其經不云舄惟云屨大夫以上衣冠則有命舄
無命屨故知命屨中惟有士屨而已士之命服爵弁則纁

屨故云命屨繶屨而已
士冠禮爵弁纁屨黑絇繶純純博寸注爵弁屨以黑爲飾
爵弁尊其屨飾以繢次䟽案冬官畫繢之事云靑與白相
次赤與黑相次元與黃相次鄭云此言畫繢六色所象及
布采之第次繢以爲衣又云靑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
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靑謂之黻鄭云此言刺繡采所用
繡以爲裳此是對方爲繢次比方爲繡次案鄭注屨人云
凡舄之飾如繢之次凡屨之飾如繡之次也此卽上黑屨
以靑爲絇繶純白屨以黑爲絇繶純則白與黑黑與靑爲
繡次之事也今次爵弁纁屨纁南方之色赤不以西方白
爲絇繶純而以北方黑爲絇繶純者取對方繢次爲飾與

舄同者尊爵弁是祭服故飾與舄同也
左氏桓二年傳帶裳幅舄疏其士皆著屨纁屨者爵弁之
屨又云其卿大夫服冕者亦赤舄餘服則屨
案周禮屨人注複下曰舄禪下曰屨王伯厚急就篇補
注惠氏禮說皆引方言中有木者謂之複舄禪者謂之
鞮作證今攷曲禮注鞮無絇之菲也少儀國家靡敝君
子不屨絲屨疏絲屨謂絇繶純不以絲飾故云不屨絲
屨也士喪禮連絇疏若無絇則謂之鞮屨蓋謂鞮屨不
飾鹽鐵論古者庶人賤騎繩控革鞮皮薦而已言乎革
鞮之異於絲屨也釋名齊人謂韋屨曰屝皮作之郭璞
釋鞮曰韋鞮韋卽皮也鞮卽屝也周禮鞮鞻氏注四夷

舞者所屝也今時倡蹋鼓沓行者自有屝鞮屝通名皆不以絲爲飾故曲禮注謂鞮爲無絇屝也方言云禪者謂之鞮自指無絇之屝卽所謂屝𢄼也屨人注云禪下曰屨乃有絇繶純者也卽所謂絲屨也二屨顯異急就篇補注及禮說乃引方言釋屨人注者方言本節云屝屨麤屨也與下文爲目下文中有木者謂之複舄禪者謂之鞮謂屝屨之複者禪者也屨人注複下曰舄禪下曰屨謂絲屨之複者禪者也絲屨屝屨雖殊而禪複之制則一故方言可與屨人注互證也釋名複其下曰舄舄者腊也行禮久立地或泥溼故複其末下使乾腊也古今注舄以木置屨下乾腊不畏泥溼也蓋舄以革爲

底而以木爲重底置在履下故釋名謂複其末下古今注亦云木置履下也革柔故以革親足木堅可以禦泥溼故以木著地也舄旣以木爲複底菲屨雖麤屨亦以木爲複底同於舄制故方言釋屝屨之複者亦通曰複舄其禪者則但以革爲底不重以木故玉篇旣以鞮爲禪屨又以鞮爲革底是鞮爲屝屨之禪者也絲屨之禪複與屝屨之禪複制畧同也

又案天子諸侯自冕服外雖帆服元端皆用舄惟天子爵弁當用屨屨人注天子諸侯吉事皆舄爵弁爲天子哭諸侯及承天變之服非吉事也似不當舄諸侯未遇爵命服士服而來則服爵弁雖非凶事但既服士服似

亦當從士屨

又案士冠禮夏用葛又曰冬皮屨可也則屨皮屨其常制也皮屨即革屨也惟攷漢書東方朔傳足履革舃以韋帶劒後漢馬援傳緋袍革舃王符傳粥衣弋綈革舃韋帶皆以履革舃爲儉損者蓋革屨而飾絇繶純則名絲屨士冠禮所云皮屨謂以絲飾皮也諸列傳所云韋舃其即禮所云韠屨不絇者乎

中衣用素

郊特牲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注繡黼丹朱以爲中衣領緣也繡讀爲綃綃繒名也詩云素衣朱綃又云素衣朱襮襮黼領也疏云繡黼丹朱以爲中衣領緣也者中

衣謂冕及爵弁之中衣以素爲之繡黼爲領丹朱爲緣云繡讀爲綃綃繒名也者案注昏禮引詩云素衣朱綃魯詩亦以爲綃綃綺屬以魯詩既爲綃字又五色備曰繡白與黑曰黼繡黼不得共爲一物故以繡爲綃也謂於綃上而刺黼文也引詩云素衣朱綃者證以繡爲綃又引詩素衣朱襮者證黼領也案釋器黼領謂之襮故云襮黼領也案玉藻云以帛裏布非禮也此素衣是絲當爲冕及爵弁之中衣禮朝燕之服皆以布爲之皇氏云此素爲中衣兼爲朝燕服之中衣非也案禮公之孤四命則爵弁自祭也則天子大夫四命亦當爵弁自祭則中衣得用素但不得用綃黼爲領丹朱爲緣耳熊氏云此云大夫僭禮非四命而

著素衣爲僭今爲四命得著素衣但以綃黼丹朱猶爲僭也其大夫士助祭於君服爵弁以上雖中衣用素亦不得用綃黼丹朱以爲領緣以其是諸侯之服故唐詩揚之水刺晉昭公微弱云素衣朱綃從子於鵠國人欲進此服去從桓叔爲諸侯也

玉藻以帛裹布非禮也注中外宜相稱也冕服絲衣也中衣用素皮弁服朝服元端麻衣也中衣用布

元綃衣以裼之疏皇氏又云凡六冕及爵弁無裘先加明衣次加中衣冬則次加袍繭夏則不袍繭用葛也次加祭服

爾雅釋器黼領謂之襮注繡刺黼文以褗領疏注繡刺黼

文以黼領者詩唐風云素衣朱襮毛傳云襮領也諸侯繡黼丹朱中衣毛言繡黼者謂於繪之上繡刺以爲黼非謂繡爲黼鄭氏取毛爲說也

宋後漢輿服志長冠祀宗廟諸祀則冠之皆服袀元絳緣領袖爲中衣絳袴袜又云今下至賤吏小史皆通制袍單衣皁緣領袖中衣爲朝服此言朝祭之服皆有中衣也與玉藻經義㝡合唐六典朝服絳紗單衣白紗中單皁領褾襈裾白裙襦公服絳紗單衣白裙據此則朝服公服之別繫乎中單之有無故中單與表衣並有差等也隋高祖制乘輿袞冕白紗內單黼領青褾襈裾朝服通天冠白紗內單皁領褾裾王公以下袞冕鷩冕毳

冕白紗內單黼領青褾襈裾襪冕以下內單青領朝服白紗內單皁領褾襈裾大業元年制乘輿以平冕白紗內單黼領青褾襈通天冠朝服白紗。單皁領褾襈裾皇太子袞冕白紗內單黼領青褾襈裾遠遊冠白紗內單皁領褾襈裾進賢冠朝服白紗內單皁領袖皁襈唐武德初衣服令大裘白紗中單皁領青褾襈裾（褾音必小反袖端也襈士眷切垂裾也）袞冕白紗中單黼領青褾襈裾上公袞冕白紗內單黼領青褾襈裾爵弁白紗中單青領褾襈裾唐六典凡百官朝服白紗中單皁領褾襈攷晉宋以後祭服朝服皆用絳紗及皁紗則絲衣也其中衣皆白紗即注所謂絲衣用素也中衣緣領袖或以絳或以青或以

元或以黼黻歷代制度不同而以黼黻為至尊卽諸侯以上繡黼之遺制也孔疏謂大夫士服爵弁亦得以素為中衣但不得用黼領衣服令戴爵弁青領異於冕服特為大夫士言之也諸侯以上服爵弁而素中衣其亦得從繡黼丹朱之制乎又裼衣與上服同色中衣與上服不同色故冕服及爵弁皆元衣而中衣用素莊子讓王篇子貢乘大馬中紺而素衣注李云紺為中衣加素為表則亦中衣素衣異色之一證也

又案馬縞中華古今注汗衫蓋三代之襯衣也禮曰中單跋漢書萬石君傳竊問侍者取親中帬廁牏身自澣洒晉灼曰今世謂反門小袖衫為侯牏師古曰中帬若

今言中衣也廁牏者近身之小衫若今汗衫也據此則中衣與汗衫不同釋名中衣言在小衣之外大衣之中汗衣近身受汗垢之衣也詩謂之澤受汗澤也或曰鄙袒或曰羞袒作之用六尺裁足覆胷背言羞鄙於袒而衣此耳詩無衣與子同澤傳云澤潤澤也箋云褻衣近汗垢然則汗衫卽澤也亦卽釋名所謂小衣也中衣在汗衫之上故釋名謂中衣在小衣之外不得合中衣汗衫為一也如中衣卽汗衫則汗澤沾濡近身褻衣豈尚以丹朱為緣同於禮衣之藻飾乎

羔裘

羔羊羔羊之革素絲五紽疏司裘職云掌為大裘以供王

祀天之服更不別言衮冕已下之裘明六冕與爵弁同用黑羔裘又云司服職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以下冕不復云裘司裘職云掌爲大裘以供王祀天之服亦不別言衮冕以下之裘明六冕與爵弁同用大裘之羔裘矣案玉藻云君子狐青裘豹褎元綃衣以裼之注云君子大夫士狐青裘蓋元衣之裘然衮冕與元衣知不用狐青裘者以司裘職云季秋獻功裘以待頒賜注云功裘人功微麤謂狐青麛裘之屬鄭以功裘以待頒賜大夫士明非冕服之裘矣

司裘疏玉藻云羔裘注引孔子緇衣羔裘鄭注論語云君之視朝之服亦卿大夫士祭於君之服若然卿大夫助祭

用冕服士用爵弁君朝服冕服羔裘卿大夫士弁冕用羔
裘至於朝服亦用羔裘卽是君臣祭服朝服同服羔裘也
玉藻君子狐青裘豹褎元綃衣以裼之注君子大夫士也
綃綺屬也染之以元於狐青裘相宜狐青裘蓋元衣之裘
疏皇氏云元衣謂元端也皇氏又云畿內諸侯朝服用緇
衣畿外用元衣此狐青又是畿外諸侯朝服之裘又云熊
氏云六冕皆有裘此云元衣謂六冕及爵弁也則天子諸
侯皆然而云大夫士者君用純狐青大夫士雜以豹褎熊
氏又以內外諸侯朝服皆緇衣以羔爲裘不用狐青也狐
青既是冕服之裘周禮司裘謂之功裘者以在冕服之內
人功微麤不如黼裘大裘之美以故謂之功耳劉氏云凡

以六冕之裘皆黑羔裘也故司服云祭昊天大裘而冕以下冕皆不云裘是皆用羔裘也又論語注緇衣羔裘皆祭於君之服是祭服用羔裘也劉氏又以此元衣爲元端與皇氏同今删定三家之說雖各有通塗皆有長短皇氏以畿內諸侯緇衣畿外諸侯元衣案王制直云元衣而養老不辨內外之異又詩唐風羔裘豹袪卿大夫之服檜風曰羔裘逍遙鄭元云朝燕之服也論語云緇衣羔裘注云諸侯之朝服羔裘者必緇衣爲裼唐檜𦙶非畿內之國何得並云羔裘若此元衣爲畿外諸侯則鄭注此何得云君子大夫士也又祭服無裘文無所出皇氏之說非也劉氏以六冕皆用大裘案鄭志大裘之上有元衣則與元冕無異

是以小祭與昊天服同此則劉氏之說非也今彼此商量以熊氏之說踰於二家

案玉藻犬羊之裘不裼淮南子說山訓被羊裘而賃固其事也貂裘而負籠甚可怪也然則羊裘賤者之服羔裘亦羊裘也冕弁之服皆用之者說文羔羊子也羊初生其毛柔細最深煖也故爲良裘淮南子齊俗訓晉文君大布之衣牂羊之裘黑子兼愛篇昔者晉文公好士之惡衣故文公之臣牂羊之裘韋以帶綫攷廣雅牝羊一歲曰特䍦三歲曰牂羊至三歲則齒極長其毛麤大不及羔羊矣故牂羊之裘爲惡衣與麤布之衣相配玉藻所云犬羊之裘蓋謂此也羊裘不裼而羔爲羊子卽

用之於冕弁服猶鹿裘爲喪服之裘而麛爲鹿子則用
之於皮弁服也
又案玉藻君子狐青裘鄭注蓋元衣之裘元衣二字爲
冕弁及朝服元端同稱而皐氏獨以爲元端之裘者蓋
合鄭論語注決之也司裘疏引論語緇衣羔裘鄭注云
君之視朝之服亦卿大夫士祭於君之服卿大夫助祭
於君元冕也卽知冕服用羔裘士助祭於君爵弁也卽
知爵弁用羔裘君臣視朝之服朝服也卽知朝服用羔
裘此外惟元端不見所用之裘則玉藻狐青裘注所云
元衣之裘卽爲元端之裘無疑矣熊氏以此注元衣爲
六冕及爵弁之裘然則卿大夫士祭於君當服元冕爵

弁卽當用狐青裘不用羔裘矣何以論語注又云羔裘爲卿大夫士祭於君之服乎鄭必不自相剌謬如此故知此注元衣專謂元端矣熊氏誤解玉藻注元衣二字由未參攷論語注耳孔又謂六冕若皆用大裘鄭志大裘之上有元衣則與元冕無異是以小祭與昊天上帝同服此則劉氏之說非也今攷鄭司裘注云大裘黑羔裘論語注謂冕爵弁朝服皆用黑羔裘不嫌與大裘同者玉藻云禮不盛服不充故大裘不裼注大裘不裼謂祭天也孔疏大裘則無別衣蓋謂此也其他冕服及爵弁朝服雖亦用羔裘而於羔裘之上加裼衣裼衣之上加正服卽異於天子之大裘不裼矣至鄭志大裘之上

加元衣蓋僅於裘之外加元衣元衣之內更無裼衣卽
玉藻所云大裘不裼也與元冕裼裘迥異而孔氏謂大
裘與元冕無殊尤未深攷玉藻注元衣二字未明著何
服故熊氏意爲六冕及爵弁之裘而鄭論語注以卿大
夫士祭於君之服用羔裘則爵弁之用羔裘論語注有
明文矣故一以彼注爲斷　孔玉藻疏謂六冕及爵弁
之裘用狐青裘而詩羔羊之革疏又謂六冕與爵弁同
用黑羔裘則仍從劉氏之說矣

又案玉藻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疏論語注云緇衣祭
於君之服者謂助君祭朝服而祭也亦卿大夫祭於君
之服也今攷諸經傳注載卿大夫助祭之服無用朝服

者疏謂朝服亦卿大夫祭於君之服全無根據司裘疏曰鄭注論語云君之視朝之服亦卿大夫士祭於君之服若然卿大夫助祭用冕服士用爵弁君朝服冕服羔裘卿大夫士弁冕用羔裘至於朝服亦用羔裘卽是君臣祭服同服羔裘也賈此疏謂卿大夫士助祭冕弁服同服羔裘最善體會鄭注但羔裘必以緇衣爲裼破賈儀禮疏云據布爲色者則爲緇字據帛爲色者則爲紂字此云緇衣羔裘卽爲緇布衣若卿大夫以冕弁助祭上服絲衣而裼用緇布衣卽是以布裏帛矣於制未合似鄭注所云緇衣羔裘亦卿大夫士助祭於君之服不指元冕爵弁不知以帛裏布非禮也本謂中衣不謂裼

衣辨見深衣攷卽以緇衣攷之據布爲色卽爲緇字卽據帛爲色亦或爲緇字國策令尹子文衣緇帛及麛裘之衣呂氏春秋淫辭篇及子華子神器篇昔吾所亡者紡緇也管子七臣七祖篇夫男不田女不緇注云緇繒此皆以緇爲帛也均不作紂字可知絲衣亦得名緇衣然則卿大夫士冕弁祭服以緇衣裼羔裘蓋用緇帛也故鄭於緇衣羔裘之下注云君之視朝之服亦卿大夫祭於君之服也又攷禮不特冕弁絲衣其裼衣當用帛卽朝服布衣其裼衣多用帛玉藻君子狐青裘元綃衣以裼之又曰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又論語素衣麛裘攷狐青裘元端之裘也狐白裘及麛裘皆皮弁之裘也元

端皮弁上服布衣以元綃錦衣素衣爲裼則是上衣用布裼衣多用帛也蓋裼衣與中衣不同中衣爲裏衣與褻衣相近上衣用布則中衣必不用帛也自孔穎達誤以以帛裏布非禮也二語爲指裼衣遂謂上衣用布則裼衣不得用帛不知玉藻以帛裏布注明謂中衣不謂裼衣如謂裼衣不得以帛裏然則錦衣素衣何以裼皮弁士冠禮賈疏若以衣裳言素者謂白繒也引論語注素用繒詩孔疏亦云未有以素爲布者元綃何以裼元綃乎論語素衣麑裘所云素衣謂皮弁服之裼衣白布衣十五升則皮弁服之上服也論語緇衣羔裘所云緇衣則朝服之裼衣以素衣麑裘推緇衣羔裘素衣以素帛爲裼衣則緇衣當以緇帛爲裼衣詩緇衣之宜兮則緇布衣十五升朝服之上

衣也

弁服釋例卷二

蕭山湯應鯉校